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
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

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
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
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三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
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
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
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
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

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
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
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
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
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
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
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
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
生夫何譏稱然嘗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
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
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天夫
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
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蚕織
乘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

尚有回翔之思喟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
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
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
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
不悖哉大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太傅
汝南陳蕃素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
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
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
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

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
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
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
於澠池間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
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
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
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
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
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

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
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
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
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
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
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
斤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哀乎過與
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
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

翻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曩茲復
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
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
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
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
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
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
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
元方韓元長綦母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
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
其身翻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
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
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邠人失兄子
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
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
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

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士相見之禮贄用脍雉受而不拒而交荅
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
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
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
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
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
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
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
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
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
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
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
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閭閻各長
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
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肉之屬坐作鬼
恠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

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
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
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
而弃聖絕知遜世保真當窟深山樂天知
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
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偽誑世耀
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
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
徒椽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

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
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
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
食止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
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
諭若異域下牀閭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
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
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
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訖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姪姪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旣葬負篋并涉齋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

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旣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

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歆臨饗

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
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
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
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
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
受賜惓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
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
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
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

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
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
至於亡惓敢再拜奉觥歎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猶爲下故入則造
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
言罪之大者而歎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
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
觥彊歎可行也今惓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
荒亂怨慝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日一夕

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摺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

好干上怵忭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諫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怵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與官尊任重經累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予被署用之愆章

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聞日卿佐多從正徃使卿佐先拔刃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
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
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
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
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
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
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
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
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
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
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
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
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
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
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
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宅事去南陽疾惡殺

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
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
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
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賊
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
俟旦且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
炭之急便迺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
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
坐之刑黜今茂浪弃天常進止由已孰使

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
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
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
位欲退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
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
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
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
及舉奏荅曰威明欲得避第故作激
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

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乃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眙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闕茸何所堪施疆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弟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不可得唯

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憚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

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

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
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
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
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
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
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
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
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
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
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
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
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
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
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
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
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
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

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第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

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
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
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
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
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
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
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

爲高唐令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
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
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
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乘有
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
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
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
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
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

捕風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
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
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
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
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
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
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
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
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

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
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
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
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
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
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
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
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
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成事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
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
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
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
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
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
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墮雲端

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
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
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
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
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
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
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
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
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

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
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爲
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
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耻越賢
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
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
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
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
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

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乘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睿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

父字叔矩遭母憂旣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辦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家八區區欲辟大臣宜令
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
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
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翩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
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又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
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
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

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
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
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
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
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
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
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况於寵族乎抗爽

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第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

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一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

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雷用其人
石碣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
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
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歆
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
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麇猶不忍况弟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
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
周乘子屠爲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
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
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
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
惠珉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
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
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栢
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
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

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鄧伯嚮盛孔叔留隨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哀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祭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

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勤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勒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

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
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
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
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
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
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

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
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
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
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
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
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
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
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

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
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
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
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
宗請乞相見頰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
遣時公素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
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

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
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史太守公孫
慶當祠亭平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
止端嚴與字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
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
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
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
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
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

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
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
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
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
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
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
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
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剛畝人之化也何

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
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
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
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
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
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

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
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
極而著騷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
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
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
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

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
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収其
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
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
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
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
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
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

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恠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

曰雖明天子災惑必謀禍福之徵慎
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災
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
握災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
極此言災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
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
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
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
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

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災
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
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
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之言詳
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
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
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
覽儀表嘉其忠謨俵目數病手能細

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俵

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俵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俵年且九十足以愜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

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荅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

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
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蟬
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
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勲賢
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
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
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人情所有度不爲闕既不善是
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且甚悅服

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
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甚若待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
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
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蹙坐謝負而多伐
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